

资质通鉴

資質通鑑



資治通鑑卷第六十九

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朝散大夫諫議大夫知制誥尚書省兼提舉萬壽觀事王國河

內郡開國侯食邑五百戶實封二百戶紫衣金袋臣司馬

光奉

勅編集

魏紀

起上章困敦盡玄
默攝提格凡三年

世祖文皇帝上

黃初元年春正月武王至洛陽庚子薨王知人善察難眩以偽識拔奇才不拘微賤隨能任使皆獲其用與敵對陳意思安閑如不欲戰然及至決機乘勝氣執盈溢動勞宜賞不吝千金無功坐死分豪不與用灋峻急有犯必戮或對之流涕然終無所赦雅性節儉不好華麗故能芟刈羣雄幾乎海內是時太子在鄴軍中騷動羣僚欲秘不發喪諫議大夫賈逵以為事不可秘乃發喪或言宜易諸城守悉用譙沛人魏郡太守廣陵徐宣厲聲曰今者遠近一統人懷效節何必專任譙沛以沮宿衛者之心乃止青州兵擅擊鼓相引去衆人以爲宜禁止之不從者討之賈逵曰不可爲作長檄令所在給其粟食鄆陵侯彰從長安來赴問逵先王璽綬所在逵正色曰國有儲副先王璽綬非君侯所宜問也凶問至鄴太子號哭不已中庶子司馬孚諫曰君王晏駕天下恃殿下爲

命當上為宗廟下為萬國奈何效匹夫孝也入子良久乃止曰卿言是也時羣臣初聞王薨相聚哭無復行列乎厲聲於朝曰今君王違世天下震動當早拜嗣君以鎮萬國而但哭耶乃罷君善臣備禁衛治喪事子懿之弟也羣臣以為太子即位當須詔命尚書陳矯曰王薨于外天下惶懼太子宜割哀即位以繫遠近之望且又愛子在側彼此生變則社稷危矣即具官備禮一日皆辦明旦以王后令策太子即王位大赦漢帝尋遣御史大夫華歆奉策詔授太子丞相印綬魏王璽紱領冀州牧於是尊王后曰王太后○改元延康○二月丁未朔日有食之○壬戌以太中大夫賈詡為太尉御史大夫華歆為相國大理王朗為御史大夫○丁卯葬武王于高陵○王弟鄢陵侯彰等皆就國臨菑監國謁者灌均希指奏臨菑侯植醉酒悖慢劫脅使者王貶植為安鄉侯誅石刺姦掾沛國丁儀及弟黃門侍郎廙并其男口皆植之黨也○魚豢論曰諺言貧不學儉卑不學恭非人性分殊也執使然耳假令太祖防遏植等在於疇昔此賢之心何緣有窺望乎彰之挾恨尚無所至至於植者豈能興難乃令楊脩以倚注遇害于儀以希意族滅哀夫○初置散騎常侍侍郎各四人其官人為官者不得過諸署人為金策藏之石室時

當選侍中常侍王左右舊人諷主者便欲就用不調餘人司馬孚曰今
嗣王新立當進用海內英賢如何欲因際會自相薦舉邪官失其任得
者亦不足貴也遂他選○尚書陳羣以天朝選用不盡人才乃立九品
官人之灋州郡皆置中正以定其選擇州郡之賢有識曉者爲之區別
人物第其高下○夏五月戊寅漢帝追尊主祖太尉曰太王夫人丁氏
曰太王后○王以安定太守鄒岐爲涼州刺史西平麴演結旁郡作亂
以拒岐張掖張進執太守杜通酒泉黃華不受太守辛機皆自稱太守
以應演武威三種胡復叛武威太守毋丘興告急於金城太守護羌校
尉扶風蘇則則將救之郡人皆以爲賊執方盛宜須大軍時將軍郝昭
魏平先屯金城受詔不得西度則乃見郡中大吏及昭等謀曰今賊雖
盛然比日新合或有脅從未必同心因襲擊之善惡必離離而歸我增
而彼損矣旣獲益衆之實且有倍氣之執率以進討破之必矣若待大
軍曠日彌久善人無歸必合於惡善惡旣合勢難離雖有詔命違而
合權專之可也昭等從之乃發丘救武威降其三種胡與毋丘興擊張
進於張掖麴演聞之將步騎三千迎則辭來助軍而實欲爲變則誘而
斬之出以徇軍其黨比日散走則遂與諸軍圍張掖破之斬進黃華懼乞

降河西平初燉煌太守馬艾平官郡人推功曹張恭行長史事恭遣其子就詣朝廷請太守會黃華張進叛欲與燉煌并執執就劫以白刃就終不回私與恭疏曰大人率厲燉煌忠義顯然豈以就在困厄之中而替之哉今大軍垂至但當促兵以倚之耳願不以下流之愛使就有恨於黃壤也恭即引兵攻酒泉別遣鐵騎二百及官屬緣酒泉北塞東迎太守尹奉黃華欲救張進而西顧恭兵恐擊其後故不得往而降就卒平安奉得之郡詔賜恭爵關內侯○六月庚午王引軍南巡○秋七月孫權遣使奉獻○蜀將軍子達也上庸與副軍中郎將劉封不協封侵陵之達率部曲四千餘家來降達有容止才觀王甚器愛之引與同輦以達爲散騎常侍建武將軍封平陽亭侯舍房陵上庸西城三郡爲新城以達領新城太守委以西南之任行軍長史劉曄曰達有苟得之心而恃才好術必不能感恩懷義新城與孫劉接連若有變態爲國生患王不聽遣征南將軍夏侯尚右將軍徐晃與達共襲劉封上庸太守申耽叛封來降封破走還成都初封卒羅侯寇氏之子漢中王初至荊州以未有繼嗣養之爲子諸葛亮慮封剛猛易世之後終難制御勸漢中王因此際除之遂賜封死○武都氏王楊僕率種人內附○甲午王次

于譙大饗六軍及譙父老子邑東設伎樂百戲吏民上壽日夕而罷。
孫盛曰三年之喪自天子達于庶人故雖三季之末七雄之敝猶未有
廢衰斬於旬朝之間釋麻杖於反哭之日者也逮于漢文變易古制人
道之紀一旦而發固已道薄於當年風類於百代矣魏王既追漢制替
其大禮歟莫重之哀而設饗宴之樂居貽厥之始而墮王化之基及至
受禪顯納二女是以知王齡之不遐卜世之期促也。王以丞相祭
酒賈逵爲豫州刺史是時天下初定刺史多不能攝郡逵曰州本以六
條詔書察二千石以下故其狀皆言嚴能鷹揚有督察之才不言安靜
寬仁有愷悌之德也今長吏慢瀆豪賊公行州知而不糾天下復何取
正乎其二千石以下阿縱不如鷹者皆舉奏免之外脩軍旅內治民事
興陂田通運渠吏民稱之王曰逵真刺史矣布告天下當以豫州爲鑒
賜逵爵關內侯。左中郎將李伏太史丞許芝表言魏當代漢見於圖
緯其事衆甚羣臣因上表勸王順天人之望王不許冬十月乙卯漢
帝告祠高廟使行御史大夫張音持節奉璽綬詔冊禪位于魏王三
上書辭讓乃爲壇於繁陽辛未升壇受璽綬即皇帝位燎祭天地嶽瀆
改元大赦十一月癸酉奉漢帝爲山陽公行漢正朔用天子禮樂封公

四子爲列侯追尊太王曰太皇帝武王曰武皇帝廟號太祖尊王太后曰皇太后以漢諸侯王爲崇德侯列侯爲關中侯羣臣封爵增位各有差改相國爲司徒御史大夫爲司空山陽公奉二女以嬪于魏帝欲改正朝侍中辛毗曰魏氏遵舜禹之統應天順民至於湯武以戰伐定天下乃改正朝孔子曰行夏之時左氏傳曰夏數爲得天正何必期於相反帝善而從之時羣臣並頌魏德多抑損前朝散騎常侍衛臻獨明禪授之義稱揚漢美帝數目臻曰天下之珍當與山陽公共之帝欲追封太后父母尚書陳羣奏曰陛下以聖德應運受命創業革制當永爲後式案典籍之文無婦人分土命爵之制在禮典婦因夫爵秦違古鴻漢氏因之非先王之令典也帝曰此議是也其勿施行仍著定制藏之臺閣○十二月初營洛陽宮戊午帝如洛陽○帝謂侍中蘇則曰前破酒泉張掖西域通使燉煌獻徑寸大珠可復求市益得不則對曰若陛下化治中國德流沙幕即不求自至求而得之不足貴也帝嘿然○帝召東中郎將蔣濟爲散騎常侍時有詔賜征南將軍夏侯尚曰卿腹心重將特當任使作威作福殺人活人尚以示濟濟至帝問以所聞見對曰未有他善但見亡國之語耳帝忿然作色而問其故濟具以荅因

曰夫作威作福書之明誠天子無戲言古人所慎惟陛下察之帝即遣
追取前詔。帝欲徙冀州士卒中十萬戶實河南時天旱蝗民饑羣司
以爲不可而帝意甚盛侍中辛毗與朝臣俱求見帝知其欲諫作色以
待之皆莫敢言毗曰陛下欲徙士家其計安出帝曰卿謂我徙之非邪
毗曰誠以爲非也帝曰吾不與卿議也毗曰陛下不以臣不肖置之左
右則之謀議之官安得不與臣議邪臣所言非私也乃社稷之慮也安
得怒臣帝不荅起入內毗隨而引其裾帝遂奮衣不還良久乃出曰佐
治卿持我何太急邪毗曰今徙既失民心又無以食也故臣不敢不力
爭帝乃徙其半帝嘗出射雉顧羣臣曰射雉樂哉毗對曰於陛下其樂
於羣下甚苦帝默然後遂爲之稀出

二年春正月以議郎孔羨爲宗聖侯奉孔子祀。三月加遼東太守公
孫恭車騎將軍。初復五銖錢。蜀中傳言漢帝已遇害於是漢中王
發喪制服謚曰孝愍皇帝羣下競言符瑞勸漢中王稱尊號前部司馬
費詩上疏曰殿下以曹操父子偏主篡位故乃羈旅萬里糾合士衆將
以討賊今大敵未克而先自立恐人心疑惑昔高祖與楚約先破秦者
王之及屠咸陽獲子嬰猶懷推讓況今殿下未出門庭便欲自立邪愚

臣誠不爲殿下取也王不悅左遷詩爲部永昌從事夏四月丙午漢中王即皇帝位於武擔之南大赦改元章武以諸葛亮爲丞相許靖爲司徒○臣光曰天生蒸民其執不能自治必相與戴君以治之苟能禁暴除害以保全其生賞善罰惡使不至於亂斯可謂之君矣是以三代之前海內諸侯何啻萬國有民人社稷者通謂之君合萬國而君之立灋度班號令而天下莫敢違者乃謂之王王德旣衰彊大之國能帥諸侯以尊天子者則謂之霸故自古天下無道諸侯力爭或曠世無王者固亦多矣秦焚書坑儒漢興學者始推五德生勝以秦爲閏位在木火之間霸而不主於是正閏之論興矣及漢室顛覆三國鼎峙晉氏失馭五胡雲擾宋魏以降南北分治各有國史互相排黜南謂北爲索虜北謂南爲島夷宋氏代唐四方幅裂朱邪入汴比之窮新運歷年紀皆棄而不數此皆私已之偏辭非大公之通論也臣愚誠不足以識前代之正閏竊以爲苟不能使九州合爲一統比有天子之名而無其實者也雖革夷仁暴大小彊弱或時不同要皆與古之列國無異豈得獨尊獎一國謂之正統而其餘皆爲僭僞哉若以自上相授受者爲正邪則陳氏何所授拓跋氏何所受若以居中篡有爲正邪則劉石慕容苻姚赫連

所得之士皆五帝三王之舊都也。若以有道德者爲正，邪則最劣之國。必有今主三代之季，豈無僻王？是以正閏之論自古及今，未有能通其義，確然使人不可移奪者也。臣今所述正止，欲叙國家之興衰，著生民之休戚，使觀者自擇其善惡得失，以爲勸戒。非若春秋立褒貶之議，撥亂世反諸正也。正閏之際，非所敢知。但據其功業之實而言之。周秦漢晉隋唐皆當混壹九州，傳祚於後子孫，雖微弱播遷，猶承祖宗之業，有紹復之望。四方與之爭衡者，皆其故臣也。故全用天子之制，以臨之。其餘地醜德齊，莫能相一名號，不異本非君臣者，皆以列國之制處之。彼此鈞敵，無所抑揚。庶幾不誣事實。近於至公。然天下離析之際，不可無歲時月日以識事之先後。據漢傳於魏，而晉受之；晉傳於宋，以至於陳，而隋取之；唐傳於梁，以至於周，而

大宋承之。故不得不取魏宋齊梁陳後梁後唐後晉後漢後周年號，以紀諸國之事。非尊此而卑彼，有正閏之辨也。昭烈之於漢，雖云中山靖王之後，而族屬疎遠，不能紀其世數。名位亦猶宋高祖稱楚元王後南唐烈祖稱吳王恪後，是非難辨，故不敢以光武及晉元帝爲比。使得紹漢氏之遺統也。○孫權自公安徙都鄂，更名鄂曰武昌。○五月辛巳。

漢主立夫人吳氏爲皇后。后偏將軍懿之妹。故劉璋兄瑁之妻也。立子禪爲皇太子。娶車騎將軍張飛女爲太子妃。○太祖之入鄴也。帝爲五官中郎將。見袁熙妻中山甄氏美而悅之。太祖爲之聘焉。生子歡。及卽皇帝位。安平郭貴嬪有寵。甄夫人留鄴。不得見。失意有怨言。郭貴嬪譖之。帝大怒。六月丁卯。遣使賜夫人死。○帝以宗廟在鄴。祀太祖於洛陽建始殿。如家人禮。○戊辰晦。日有食之。有司奏免太尉。詔曰。災異之作。以譴元首而歸過股肱。豈禹湯罪已之義乎。其令百官各虔厥職。後有天地之眚。勿復劾三公。○漢主其子承爲魯王。理爲梁王。○漢主恥關羽之沒。將擊孫權。羽軍將軍趙雲曰。國賊曹操非孫權也。若先滅魏。則權自服。今操身雖敝。死不慕立。當因衆心。早圖關中。居河渭上流。以討凶逆。關東義士必裹糧策馬以迎王師。不應置魏先與吳戰。兵執一交。不得卒解。非策之上也。羣臣諫者甚衆。漢主曰。吾不聽。廣漢獻士秦宓陳天時必無利。坐下獄。幽閉。然後貸出。初。車騎將軍張飛雄壯威猛。亞於關羽。羽善待卒伍而驕於士大夫。飛愛禮君子而不恤軍人。漢主常戒飛曰。卿刑殺旣過差。又日鞭撻健兒。而今在左右。此取禍之道也。飛猶不悛。漢主將伐孫權。飛當率兵萬人自閬中會江州。臨發。其帳下將

張達范疆殺飛以其首順流將孫權漢土聞飛營都督有表曰噫飛死
矣。○陳壽評曰關羽張飛比目稱萬分之敵為世虎臣羽報效曹公飛
義識嚴顏並有國士之風然羽剛而自矜飛暴而無恩以短取敗理數
之常也。○秋七月漢王自率諸軍擊孫權權遣使求和於漢南郡太守
諸葛瑾遺漢主牋曰陛下以關羽之親何如先帝荊州大小孰與海內
俱應仇疾誰當先後若審此數易於反掌矣漢王不聽時或言瑾別遣
親人與漢主相聞者權曰孤與子瑜有死生不易之誓子瑜之不負孤
猶孤之不負子瑜也然謗言流聞於外陸遜表明瑾必無此宜有以散
其意權報曰子瑜與孤從事積年恩如骨肉深相明究其為人非道不
行非義不言立德昔遣孔明至吳孤嘗語子瑜曰卿與孔明同產且弟
隨兄於義為順何以不留孔明孔明若留從卿者孤當以書解之德意自
隨人耳子瑜答孤言弟亮已失身於人委質定分義無二心弟之不留
猶瑾之不往也其言足貫神明今豈當有此乎前得妄語受疏即封示
子瑜并手筆與之孤與子瑜可謂神交非外言所間知卿意至輒封來
表以示子瑜使知卿意漢主遣將軍吳班馮習攻破權將李異劉阿等
於巫進軍秭歸兵四萬餘人武陵蠻夷皆遣使往請兵權以鎮西將軍

陸遜為大都督假節督將軍朱然潘璋宋謙韓當徐盛鮮于丹孫相等
五萬人拒之。○皇弟鄧陵侯彰死侯據魯陽侯宇譙侯林替侯衮襄邑
侯峻弘農侯幹壽春侯彪歷城侯徽平輿侯茂皆進爵為公安鄉侯植
改封鄆城侯。○築陵雲臺。○初帝詔羣臣令料劉備當為關羽出報孫
權否衆議咸云蜀小國耳名將唯羽死軍破國內憂懼無緣復出侍
中劉曄獨曰蜀雖陜弱而備之謀欲以威武自彊執必用衆以示有餘
且關羽與備義為君臣恩猶父子羽死不能為興軍報敵於終始之分
不足矣八月孫權遣使稱臣卑辭奉章并送子禁等還朝臣皆賀劉曄
獨曰權無故求降必內有急權前襲殺關羽劉備必大興師伐之外有
彊寇衆心不安又恐中國往承其讐故委地求降一以却中國之兵二
假中國之援以彊其衆而疑敵人耳天下三分中國十有其八吳蜀各
保一州阻山依水有急相救此小國之利也今還自相攻天亡之也宜
大興師徑渡江襲之蜀攻其外我襲其內吳之亡不出旬月矣若亡則
蜀孤若割吳之半以與蜀蜀固不能久存況蜀得其外我得其內乎帝
曰人稱臣降而伐之疑天下欲來者心不若且受吳降而襲蜀後也
對曰蜀遠吳近又聞中國伐之便還軍不能止也今備已怒興兵擊吳

聞我伐吳知吳必亡將喜而進與我爭割吳地必不改計抑怒救吳也
帝不聽遂受吳降于禁須髮皓白形容憔悴見帝泣頓首帝慰喻以
荀林父孟明視故事拜安遠將軍令北詣鄴謁高陵帝使豫於陵屋畫
關羽戰克龐惠憤怒甚陵服之狀禁見慙恚發病死○臣光曰于禁
將數萬衆敗不能死生降於敵旣而復歸文帝鑒之可也殺之可也乃
畫陵屋以厚之斯為不君矣○丁巳遣太常邢貞奉策即拜孫權為
吳王加九錫劉曄曰不可先帝征伐天下十兼其八威震海內陛下受
禪即真德合天地聲旣四遠權雖有雄才故漢票騎將軍南昌侯耳官
輕執卑士民有畏中國心不可彊迫與成所謀也不得已受其降可進
其將軍號封十萬戶侯不可即以為王也夫王位去天子一階耳其禮
秩服御相亂也彼直為侯江南士民未有君臣之分我信其偽降就封
殖之崇其位號定其君臣是為虎傅翼也權旣受王位却蜀兵之後外
盡禮以事中國使其國內皆聞內為無禮以怒陛下陛下赫然發怒興
兵討之乃徐告其民曰我委身事中國不愛珍貨重寶隨時貢獻不敢
失臣禮而無故伐我必欲殘我國家俘我民人以為僕妾吾天民無緣不
信其言也信其言而感怒上下同心戰加十倍矣又不聽諸將以兵內

附意皆縱緩獨征南大將軍夏侯尚益脩攻守之備山陽曹偉素有才
名聞吳稱藩以白衣與吳王交書求賂欲以交結京師帝聞而誅之○
吳人城武昌○初帝欲以楊彪爲大尉彪辭曰嘗爲漢朝三公值世衰
亂不能立尺寸之益若復爲魏臣於國之選亦不爲榮也帝乃止冬十
月己亥公卿朝朔旦并引彪待以客禮賜延年杖馮几使著布單衣皮
弁以見拜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朝見位次三公又令門施行馬置吏
卒以優崇之年八十四而卒○以穀貴罷五銖錢○涼州盧水胡治元
多等反河西大擾帝召鄒收還以京兆尹張旣爲涼州刺史遣護軍夏侯
儒將軍費曜等繼其後胡七千餘騎逆拒旣於鶻陰口旣揚聲軍從鶻陰
乃潛由且次出武威胡以爲神引還顯美旣已據武威曜乃至儒等猶
未達旣勞賜將士欲進軍擊胡諸將皆曰士卒疲倦虜衆氣銳難與爭
鋒旣曰今軍無見糧當因敵爲資若虜見兵合退依深山追之則道險
窮餓兵還則出候寇鈔如此兵不得解所謂一日縱敵患在數世也遂
前軍顯美十一月胡騎數千因大風欲放火燒營將士皆恐旣夜藏精
卒三千人爲伏使參軍成公英督千餘騎挑戰數使陽退胡果爭奔之
因發伏截其後首尾進擊大破之斬首獲生以萬數河西悉平後西平

麴光反殺其郡守諸將欲擊之既曰唯光等造反郡人未必悉同若便以軍臨之吏民羗胡必謂國家不別是非更使臣日相持著此爲虎傅翼也光等欲以羗胡爲援今先使羗胡鈔擊重其賞募所虜獲者皆以畀之外沮其勢內離其交必不戰而定乃移檄生口諭諸羌爲光等所誑誤者原之能斬賊帥送首者當加封賞於是光部黨斬送光首其餘比且安堵如故○邢貞至吳吳人以其爲宜稱上將軍九州伯不當受魏封吳王曰九州伯於古未聞也昔沛公亦受項羽封爲漢王蓋時且耳復何損邪遂受之吳王出都亭候貞自入門不下車張昭謂貞曰吳禮無不敬麋無不行而君敢自尊大豈以江南寡弱無方寸之刃故乎貞即遽下車中郎將琅邪徐盛忿憤顧謂同列曰盛等不能奮身出命爲國家并許洛吞邑蜀而今吾君與貞盟不亦辱乎因涕泣橫流貞聞之謂其徒曰江東將相如此非久下人者也吳王遣中大夫南陽趙咨入謝帝問曰吳王何等主也對曰聰明仁智雄略之主也帝問其狀對曰納魯肅於凡品是其聰也拔呂蒙於行陳是其明也獲于禁而不害是其仁也取荊州兵不血刃是其智也據二州虎視於天下是其雄也屈身於陛下是其略也帝曰吳王頗知學乎咨曰吳王浮江萬艘帶甲百萬任賢